

翻译单位的描写性研究

申连云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6)

摘要:从规定性到描写性是翻译研究思路发生的从“怎么译”到“为什么译”的重大转折, 翻译学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描写的角度研究翻译单位是构建解释性翻译理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研究或确立翻译单位, 这件事情本身不是目的, 它的目的是为了回顾和重构现实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做出的决策和选择, 并进而认识制约译者选择和决策的种种因素。

关键词:翻译单位; 描写性翻译研究; 规定性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3-0381-06

一、翻译研究中的描写与规定

对于任何一个研究对象, 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接近, 从而达到真理性的认识, 翻译研究也是如此。描写性的翻译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 是对在此之前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反动, 是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重大转折。正因为有这一转折和新的角度, 翻译研究成功地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 翻译研究从描写到规定的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规定性的翻译研究往往从其他学科的某一理论出发, 论证自己个人的理论倾向和价值观。如严复认为“信、达、雅”应该成为“译事楷模”, 因为“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在这里, 从文章学某一观点出发的规定主义研究思路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 描写性翻译研究把翻译学视为一门经验科学, 以现实的翻译现象(包括翻译作品和翻译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描写性翻译研究的这一转变, 是因为翻译史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既然翻译学上的许多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呢? 我们所能采用的最好方法就是对现实的、一般的翻译行为进行描写, 用迂回包抄的方法逐渐逼近那些令人头痛而又棘手的问题。翻译研究学派从一开始就呼吁暂时停止建立翻译理

论的努力, 停止艺术与科学、直译与意译、形式对应与功能对应等的讨论, 停止对译作的是非得失做出价值评判。相反, 通过对现实的翻译现象的客观描写和个案分析来验证一切理论模式和假设。从客观的翻译现象出发, 而不是从其他学科的某一理论出发, 这是描写翻译研究与规定翻译研究的最本质的区别。

(2) 描写性翻译研究把自己定位为纯翻译理论, 其理论目标是通过翻译语篇的实地考察, 即客观描写, 寻找和重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际做出的种种决策和选择, 进而寻找某一时期的某一文化系统中一系列制约翻译的因素和规律。纯理论或基础理论的应用固然重要, 但纯理论研究不以指导实践为直接目的。正如语言学不是用来指导人们说话和写作, 美学不是用来指导人们穿着打扮的一样, 翻译学也不是为了解决一时一地的翻译转换问题。传统的翻译研究往往用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来衡量一切理论的价值, 要求理论和实践发生直接联系, 以收立竿见影之功效。对实用性的追求必然导致理论研究中的规定主义。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翻译现象的全面系统描写, 单靠时髦的理论和孤立的译例来论证个人主观想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所以, 规定主义的翻译理论必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在一定的语境中适用, 在另一语境中就不适用了。就这样, 以实用为追求目标的翻译理论反而愈来愈不能指导翻译实践。

(3) 以目的语, 而不是以源语为中心, 这也是描写性翻译研究区别于规定性翻译研究的特点之一。

以源语为中心的理论模式认为原作是一个能够超越时空、超越语言一成不变的抽象实体,译者的任务就是认识这一实体,并把它“万分忠实”地用另一语言表达出来。^[2]译作好坏、正确与否的标准就看它是否跟原作一一对应了,因此翻译批评“几乎全是枝枝叶叶的‘挑错儿’”^[3]。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从案本、求信,到神似、化境,无一不是以源语为中心的。描写翻译研究则试图建立一套以目的语为中心的翻译理论,试图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系统中翻译文本的系统描写,从而揭示制约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语言的、文学的、思想的、社会的,等等。它接受目的语中存在的一切翻译文本,尽管一些(或者全部)译本同原文并不完全对等或忠实,却不对译本做出“正确”或“错误”的评判,而只是满足于寻找译者的决策和选择偏离常规的原因。描写性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本身没有“固定”的身份,而是在不同的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取得不同的身份^[4,5],因此只有在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语言语境中对翻译文本进行分析,才能正确理解翻译的实际过程。

(4) 规定主义美学把原文的意义看成作者事先设定的先验实体,它从一种语言到另一语言,从一个语境到另一语境一成不变,因此致力于寻找一种跟原作对应的超越时空的理想译文和理想的翻译模式。描写性翻译研究采用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文本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autonomy),文本在一定的文化中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它自身具有什么内在的、永恒的特性的缘故,而是由接受文化的性质和其社会、文学、历史环境决定的。因此,译文跟原文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固定的关系,翻译的过程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作的重写和操纵的过程。描写主义的历史翻译观不仅把文本看成是动态的、能产的(productive),而且把翻译理论看成是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的。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翻译理论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二、翻译单位研究中的规定主义倾向

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单位这个课题就成了前苏联翻译界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6]80年代中期它被介绍到我国,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对它的探讨越来越深入。然而,此种研究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加深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对于有些问题,比如在实际的

翻译过程中,译者到底采用哪一(几)级翻译单位?制约译者做出选择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跟社会、文化、语言语境又有什么关系?翻译过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过程等等,基本上没有触及。翻译单位研究的这一局限是研究中规定主义审美倾向造成的。主要表现在:

(1) 研究和解决翻译问题,不是以实际的、公认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成品为参照,而是从某一(优势)学科,如语言学的(时髦)理论,如“话语语言学”出发,论证自己对某一层级翻译单位的偏好。翻译单位这一问题,从提出到研究的发展,无不是在语言学理论的参照下进行的。吕俊先生从正面指出这一事实:“关于翻译单位的讨论在我国翻译界比较集中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与九十年代初。这是因为当时正是国外语言学理论向国内引进的时候。在这段时期里,我国翻译界的研究者努力吸收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结合到翻译研究中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7]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引证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发展,但问题是翻译学似乎不具备跟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权利,一旦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就处于服从和被指导的地位。我们不是用翻译语料,即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来验证和修正语言理论或其他理论,而是用翻译之外的理论来评判翻译作品,规约翻译行为。讨论翻译单位的文章,据司显柱初步统计^[8],在1984~2001年期间,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外语、翻译类专业刊物和译论著作、教科书中就有20余篇。在这为数不少的文章中,除了语言理论 and 个人的主观见解外,要淘出点理论建树,还真不容易。文章一般的论证格式是:因为语言学上是这么说的,所以翻译单位应该或必须这样确定;而且还有翻译实例为证。从理论到实践,似乎无懈可击,但殊不知,脱离语境的孤立译例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

(2) 以应用为中心,牺牲了理论必要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以往翻译单位的讨论以指导翻译实践为直接目的,如坚持以语篇为翻译单位的,就是为了指导初学者考虑并传译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以句为基本翻译单位的,认为以词为单位会造成实践中的死译,以超句体为单位会造成自由发挥。研究中的应用或实用情结容易造成理论中的规定主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偏执一端,牺牲了理论的描写性和概括性。总体而言,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但不能要求每一次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都必须有用,都必须解决实践中的某一问题;有时候,理论研究与理

论应用是毫不相干的两次行为。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自足的行为,它以自身为目的,应用可能是它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的另一次行为。

(3) 以源语为中心的前瞻性(prospective)研究为主,缺乏以目的语为中心的回顾性(retrospective)研究。翻译单位的回顾性研究,就是对过去的翻译行为进行回顾、描写和解释。前瞻性研究与此相反,对将来的翻译行为做出预测和规定。以往的翻译单位研究以源语为中心,把源语语篇单方面的某一级单位认定(规定)为翻译单位或基本翻译单位。通过上一段的分析,我们知道翻译单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指导翻译实践,而是为了加深我们对翻译过程的认识,正如语言学确立语法单位是为了语言描写的方便,从而加深我们对语言的认识,而不是为了指导人们说话和写作一样。把翻译单位定位为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翻译单位的研究自然是以目的语为中心的回顾性研究。翻译单位的确立就是把目的语语篇片段投射到源语语篇片段之上,进行匹配。

(4) 脱离语境,非历史地看待翻译单位和翻译单位研究。最近,有些翻译学者对脱离语境、抽象研究翻译单位的缺陷已有所认识。如彭长江指出:“我国学者关于翻译单位研究的特点”是“不谈如何根据具体的语言片段确定具体层次的翻译单位,而是谈任何翻译活动中都必须使用何种层次的翻译单位。”^[9]郭建中则认为讨论翻译单位“还应考虑需要转换的特定的一对语言”^[10]。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讨论翻译单位需要考虑的语境还不仅仅是语言语境,还有社会文化语境。林纾、严复翻译的名著现在都有了重译,重译同原译在翻译单位上的差别应是语言语境以外的因素决定的。译者做出翻译单位的选择和决定时,不可能不受到接受文化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译者本人的知识状态的影响和制约。找出译者选择一定的翻译单位时所受到的制约因素应是描写性翻译单位研究的主要目的。译者选择一定的翻译单位是具体的、历史的,翻译单位的理论研究也是局限于某一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的。

三、翻译单位的描写研究举例

从描写的、回顾的角度确立翻译单位,也就是建立起译文语篇片段跟原文语篇片段之间的对应关

系,其目的不是为了指导翻译实践,让初学者或后来者依样画葫芦,有法可循,而是为了认识翻译过程,重现译者在一定的语境中所做出的选择和决定。翻译就是一个做出决策的过程。通过对现实的翻译现象的回顾性描写,追溯译者的决策历程以及探寻制约译者决策的种种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讲,翻译单位只是一个发现程序,一个帮助我们认识翻译现象的工具。例如:

(1) 岭南万应止痛膏

岭南万应止痛膏,生产标准严谨,用药精良,功效宏大,畅销世界各地。兹为维护用户利益及健康起见,于购买时请认明岭南药厂注册商标,慎防假冒。

【品名】岭南万应止痛膏

【规格】每瓶装 20 毫升

【主要成分】薄荷脑 薄荷油 桉叶油 樟脑 白樟油 水杨酸甲酯

【性状】乳白色油膏,气芳香,有清凉感。

【功能与主治】止痛消炎,舒筋活络,提神醒脑,肌肉疲劳,筋骨酸痛,跌打伤痛,风湿骨痛,舟车晕浪,伤风头痛,蚊叮虫咬。

【用法用量】治诸伤痛,先将痛处以温水洗净抹干,以少许本品涂于患处,然后轻揉数分钟。用于提神醒脑,将少许本品擦于额上或胸背。用于蚊叮虫咬,将少许本品擦于患处。

【禁忌】外用擦剂,不可口服。切勿触及口腔和眼睛。如皮肤有过敏反应,请即停止使用,孕妇忌用。勿放置儿童可取得处。

【贮藏】密闭置于阴凉处保存。

【使用期限】见盒底或标签说明

【医药产品注册证号】ZC19990013

【生产企业】岭南药厂(香港)有限公司

(2) 狮龙马活络油(略)

说明书(1)无疑是一个语篇,因为它具有构成语篇的各个条件,如衔接、连贯、有目的、可接受、有信息、有情境、互文参照等。但是从说明书的格式、详细程度、正式程度以及注册登记号等来看,很可能就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个审批登记表的全部内容。说明书(2)与说明书(1)大同小异,此处由于篇幅的缘故,省略不登。说明书全部或部分照搬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表的格式和内容,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了有关产品的必要信息;另一方面,在真货和假货并存的中国市场上,也许能让消费者觉得产品可靠。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药品说明书的惯常格

式和内容。对于相同的程式化的两个源语语篇,译者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

译文 1:

ULTRA BALM

Product Name: LING NAM ULTRA BALM

The Ling Nam Ultra Balm is a mixture of the finest and quality-tested ingredients; and processed under strict manufacturing standards, using modern technology. Its effectiveness for treatment of ailments has been well known and recognized worldwide. Please identify clearly the Ling Nam logo upon purchase. Beware of imitations.

Net Content: 20ml per bottle

Major Ingredients: Menthol Crystals peppermint Oil Eucalyptus Oil Camphor Powder Camphor Oil Methyl Salicylate

Physical Appearance: A white milky ointment with menthol odor. Cool sensation of skin.

Uses: For tired and painful muscles, joints & bones; inflammation and swelling caused by bruises, sprain or strain injuries, rheumatism and arthritis. For various skin problems such as redness, itchiness and insect bites. For soothing relief of irritation caused by first and second-degree burns. For temporary ailments such as carsickness, seasickness or nausea, stuffy nose & headache.

Direction: For relief of pain: wash affected area with warm water and dry; apply a small amount on the affected area and massage gently. For relief of fatigue: apply a small amount on the temple, chest and back. For insect bites: apply a small amount on the affected area.

Caution: For external use only: neither take orally nor apply on cuts or open wounds; never apply near the eyes. Should any adverse skin reaction occurs, discontinue use immediately. Not suitable for pregnant women. Keep out of reach of children.

Storage: Store in a cool place. Close tightly after each use.

Expiry Date: Please see the box and label.

Imported Drug Registration: ZC 19990013

Manufacturer: Ling Nam Medicine Factory (H. K.) Limited

译文 2:

Wood Lock Medicated Oil Manufactured by

YING KUT LEE MEDICINE FTY. LTD.

WOOD LOCK BALM

External use only. Keep out of children's reach.

DIRECTION: Apply to affected area directly. 3 or maxmin(sic.) 4 times daily.

CAUTION: Avoid contacting with the eyes; (sic.) Do not apply for the children under 2years(sic.) old.

译文 2 是用一个程式代替另一程式,即采用英语社会文化语境中一个功能相等的现成的英语语篇整体性地替代汉语语篇。这种策略下的翻译单位就是整个语篇。我们没必要对目的语语篇进行分解,细分出下一级的翻译单位,因为在现实的翻译过程中,源语语篇就没有被分解过。目的语替代源语是整块儿进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里目的语语篇和源语语篇在下级单位上就无法建立起对应关系;比如“affected area ——患处”、“external use ——外用”,甚至在它们的更下一级单位上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是这一级单位的对应跟翻译过程无关,自然也跟我们研究翻译单位以重构翻译过程的目的无关。它们之间的对应只不过反映不同的语言社群在相似的交际中碰巧选择了相似的表达法。

译文 1 没有采用现成的英语说明书,而是从源语语篇出发,通过一系列的解构、转换和重组的过程,最终达到译文语篇 1。作为源语,(1)不仅在时间上先于译文 1,而且在语篇格式、语篇内容和措辞等方面都是生成译文 1 的直接源泉。译文 1 的这一渐次生成过程不同于译文 2 的整体移植过程,翻译单位不再是语篇,而是低于语篇的层级。但是究竟在哪一(几)层级上呢?确立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我们把英语语篇投射到汉语语篇之上,首先可以发现两个语篇关于药品的说明都列了 11 项,一项占一段,一一对应。惟一区别就是译文把原文中标题之下的总说放到了第一项“品名”之下,但由于品名和标题是同一个内容,这一区别可以忽略不计。按源语语篇渐次翻译各项,这恐怕是译者的最初决策。段落也还不是最终的翻译单位,因为译文段落也不是现成的、整体的英语段落的移植,而是从源语段落派生出来的。为了认识译者的决策过程,还需对段落进一步分解。

以第一段(总说)的分解为例。将译文投射到原文,首先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是:“2 句译文 —1 句原文”。但这还不足以重构译者的翻译过程,译文语篇和原文语篇还可以更进一步分解,建立起更小的对应关系,如“a mixture of the finest and quality-tested ingredients —用药精良”、“processed under strict manufac-

turing standards 一生产标准严谨”、“its effectiveness for treatment of ailments 一功效宏大”等。

通过上述分析,这一表述是成立的:在生成目的语篇译文1的翻译行为中,源语篇(1)被分解成低于语篇的片段,这些片段从大到小有:段落、句子、小句、短语,甚至词,每一个片段单独成译,整个语篇渐次生成。对于上述结论,我们下面以一个以词为单位的操作为例。

在“please identify clearly the Ling Nam logo upon purchase 一购买时请认明岭南药厂注册商标”这一匹配中,我们可以建立起更小的一对:“identify clearly 一认明”。在这里,译者选择 identify clearly 替换“认明”,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两者语意上的可替换性(单独 identify 就有“认出、认明”的意思),更不是因为两者此时此地语用上的可替换性。对于译者的翻译过程可我们做出如下假设性的解释:

a. 词组“认明”属述补结构,被分解成低一级的词“认”(意思是“辨认”)和“明”(意思是“清楚明了”);

b. 两个词分别用一个常见的英语对应词(identify 和 clearly)来替换;

c. 两个英语对应语结合到一块成为 identify clearly;

d. 合成的英语片段接受译者语法、词汇以及双语知识的检查,看是否合适。

在同一语篇中,“white milky(ointment)”用来替换“乳白色(油膏)”“(should any adverse skin reaction occurs,) discontinue use(immediately)”用来替换“(如皮肤有过敏反应,)(请即)停止使用”可能经历了同样的以词为单位的转换过程。

四、结语

以上对翻译单位的描写研究仅举了两个例子,非常有限,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在这一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确立翻译单位本身不是研究的目的,翻译单位的描写研究应是构建解释性翻译理论的一部分。

翻译单位或基本翻译单位应建立在哪一层级之上,这是以往研究的焦点,从小到大提出了小句、句、句群、段、语篇等。从各个侧面展开研究,有利于逼

近事实,达到真理性的认识;但规定主义研究的应用情结使学者们各执一端,互不相容,离事实愈来愈远。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坚持和强化个人偏见的研究思路中跳出来,先多了解一下实际的翻译情况,全面观察和描写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释,从而认识翻译规律。

(2) 翻译单位应该是由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两者相互决定的;目的语语篇片段与其对应的源语语篇片段无须属于同一级阶。

确立翻译单位,也就是建立目的语语篇片段跟源语语篇片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翻译单位的确立应该是由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两者相互决定的。以往的研究从源语出发,孤立地把源语中某一级单位,如词、句子、段落等确定为理想的翻译单位。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目的语语篇片段与其对应的源语语篇片段往往不属于同一级阶,如“词—短语”“词—句子”“1句子—2句子”等;在这种时候,如果某一级翻译单位从甲语言到乙语言成立,那么从乙语言到甲语言必然不成立。郭建中先生认识到这一问题,因此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限定,提出在汉译英中翻译单位是自然段落的主张,并举了一个汉语段落翻译成两个或多个英语段落的实例以支持自己的观点^[10]。既然认定汉译英时“1段—2段或多段”为正确的或理想的翻译,那么必然认定英译汉时“2段或多段—1段”为正确的或理想的翻译模式,即认定段群为翻译单位;可郭先生并不是这么认定的,到文章最后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先生认为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对于英译汉也是适用的。

(3) 翻译单位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在现实的翻译过程中,任何语篇片段,大到语篇,小到词都可能成为一个翻译单元。

把语篇作为翻译单位是争论较多的,肯定的和否定的声音都比较多。通过前面的分析,语篇作为翻译单位可以成立,但只局限于语篇整体移植的情况。比如置于大厅大理石地面的一个警示标志,上书“Wet floor!”不懂英语的人问上面写的什么,告之“当心跌倒!”在这里,翻译单位只能是语篇,因为翻译传递的只有原文的信息,语言因素(linguistic element)完全忽略不计。语篇作为翻译单位也只局限于类似的情况。有了这一限制,现实翻译中语篇作为翻译单位的情况是极少见的。但是,“20世纪70

至80年代以来,随着语篇语言学的发展,语篇作为翻译基本单位(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的主张得到认同,‘语篇’这一词语也逐步变得时髦起来。”^[11] 翻译之前应该对语篇有个整体的了解,这是翻译的必备前提,不能作为确定翻译单位的依据。我们知道同声传译时,源语语篇远未完成,译者就忙着翻译了。但即便是同声传译,译者对于谈话内容都有个大概的估计,能据此认定同声传译也是以语篇为单位的吗?根据我们有限的观察和描写,我们发现在生成目的语篇译文1的翻译行为中,源语篇被分解成低于语篇的片段,这些片段从大到小有:段落、句子、小句、短语,甚至词,每一个片段单独成译,整个语篇渐次生成。翻译过程的心理语言学模式也表明,翻译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语码转换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息传递过程。即便是出于交际的目的,语篇翻译的实际过程似乎既包括了信息跨语言、跨文化传递,也包括了语言因素的转换。^[12]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 [2] 唐人. 翻译是艺术[A]. 翻译研究论文集[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3] 焦菊隐. 论翻译批评[A]. 翻译研究论文集[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 [4] Toury, G.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1980.
- [5]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6] 彭长江, 顾延龄. 译海探秘[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7] 吕俊. 关于翻译单位问题的思考——与彭长江先生商榷[J]. 外语研究, 2001, (2): 65-67.
- [8] 司显柱. 对近二十年中国译学界对翻译单位命题研究的述评[J]. 外语学刊, 2001, (1): 96-101.
- [9] 彭长江. 也谈翻译单位[J]. 外语研究, 2000, (1): 36-41.
- [10] 郭建中. 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J]. 外国语, 2001, (6): 49-56.
- [11] 谭载喜. 语篇与翻译: 论三大关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7): 3-10.
- [12] Kiraly, Donald C. *Think-aloud protoco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self concept* [A].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 California/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7.

Unit of translation: a descriptive perspective

SHEN Liangyun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Abstract: The growth of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partly due to a turn from "how to" to "why to", that is, from prescriptivism to descriptivism, in its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problems. Research in unit of translation is a step towards the formulation of explanatory hypotheses. Therefore, identification or establishment of unit of translation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 end in itself. Instead it is a tool used to retrospect and reconstruct the actual choices and decisions made by the translator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this way the factors or constraints governing the translator's choices or decisions can be expect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Key words: unit of translati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research; 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research

[编辑: 苏慧]